

重庆出版社

JIA YUAN

家园

● 陆大献 / 著

中





90228961

# JIA YUAN

# 家園

陆大献 著

中



重庆出版社

## 作 / 者 / 简 / 介

陆大献，男，1948年生于重庆，祖籍安徽桐城，当过工人、教师，中国作家协会会员，一级作家。

著有中短篇小说《飞雪》、《被出卖的夏天》、《画眉》，长篇报告文学《三峡大移民》，电视连续剧《共和国之梦》、六集电视纪录片《三峡大移民》、电视文学剧本《乡里乡亲》等150万字。曾获四川省首届优秀作品奖、四川省“五个一工程”奖、重庆市建国四十周年文学奖等十多项奖。

现在重庆市作家协会工作。

# 目 录

《家园》序.....	黃济人(1)
自序.....	(3)
第一章.....	(1)
第二章 .....	(20)
第三章 .....	(41)
第四章 .....	(64)
第五章 .....	(91)
第六章.....	(113)
第七章.....	(154)
第八章.....	(172)
第九章.....	(200)
第十章.....	(220)
第十一章.....	(242)
第十二章.....	(262)
第十三章.....	(279)
第十四章.....	(296)
第十五章.....	(319)
第十六章.....	(337)
第十七章.....	(355)

第十八章	(377)
第十九章	(408)
第二十章	(428)
第二十一章	(439)
第二十二章	(491)
第二十三章	(513)
第二十四章	(525)
第二十五章	(555)
第二十六章	(588)
第二十七章	(631)
第二十八章	(702)
第二十九章	(734)
第三十章	(770)
第三十一章	(786)
第三十二章	(823)
第三十三章	(842)
第三十四章	(858)
第三十五章	(883)
第三十六章	(900)
第三十七章	(935)
第三十八章	(993)
第三十九章	(1030)
第四十章	(1064)
第四十一章	(1097)
第四十二章	(1124)
第四十三章	(1138)
尾 声	(1151)
后 记	(1159)

## 第十八章

一九五八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央政治局成都扩大会议结束。连续开会二十三天的毛泽东没有片刻休息，二十七日便乘火车去山城重庆。春天来了，万物复苏，流水潺潺，桃红柳绿，麦苗儿黄，阳光普照大地。望着窗外如画的景色，毛泽东思绪如潮，感慨万千。李白有诗云：“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可今天，毛泽东稳稳当当地行驶在千里蜀道上，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改天换地的伟大胜利。人民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英雄的人民什么都是可以战胜的。毛泽东心里浮起的建设社会主义的大跃进的蓝图越来越清晰，他的信心也就更加坚定了。他在中途下车，看四川的天然气。天然气满地冒烟，插根竹筒就能点火煮饭——中国地大物博啊！他在重庆参观兵工厂和炼钢厂，所到之处人山人海，群众将他包围了。人们发自内心喊出的“毛主席万岁！”的欢呼声经久不息，撼天动地。人们泪流满面，如醉如痴——中国人民对领袖的无限信任和爱戴将会转化成改天换地的冲天干劲。

三月二十八日，毛泽东来到歌乐山，下榻于山上的林园。林园里有林森墓，北面山下是白公馆、渣滓洞。故地重游，毛泽东百感交集。抗日战争胜利后的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八日，毛泽东亲率由周恩来、王若飞等人组成的中共代表团来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到达的当天晚上就住在这风景如画的林园。那时，这儿是老蒋在陪都的一处私宅，如今，是解放军的一所军事学院。景物仍旧，物

是人非。毛泽东还能十分清楚地记得，第二天一早，他起床散步，在林子里与蒋介石不期而遇。林子里飘浮着潮湿的雾岚。两人的手上竟然拿了同样的一本书——《资治通鉴》。互道早安后，他们一起在一张圆圆的石桌边坐下来，说了好一阵话。毛泽东是为了中国的和平到重庆来的，打了几十年仗的中国人民再也经不住战争的浩劫和灾难了。在重庆，他广泛接触各阶层人士，留下了《沁园春·雪》这首词。他没有个人称王称霸的意思，可人们奔走相告：中国非毛泽东莫属！“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果然，不到四年，发动内战的蒋介石就只好逃到台湾那个小岛上去了。毛泽东依靠人民，用小米加步枪打败了老蒋的飞机大炮。民乃国之本啊！

往事如烟，“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世界，我们还要善于创造一个新世界。”今日的毛泽东，一定要使中国强大，一定要号召全党全民“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风声涛声，伴着毛泽东的思绪飞扬。他一生崇尚“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过去与他斗了几十年的那个人不在那儿了。人去楼空，他不想在这儿多呆了。他从林子里走出来时，对李银桥说：“银桥，我们明天乘船去武汉。我说过要看三峡的，这次是机会了。”

毛泽东乘坐的是周恩来考察长江时乘坐的江峡轮。三月三十日，江峡轮进入了瞿塘峡。快到巫峡时，毛泽东披着睡衣来到了驾驶室，跟在他身边的是田家英和吴冷西。

船长问道：“主席，你以前来过三峡吗？”

“没有没有，这是第一次。我到过重庆，那是蒋介石请我去谈判，是从延安乘飞机去的。前年我到了武汉，没有往上走。”

田家英说：“主席，神女峰到了。”

毛泽东从船长手里接过望远镜，干脆走出驾驶室，站在甲板上，细细地看这些神奇的山峰。江风吹着他饱满的天庭。他口里

喃喃道：“像，像，很像个女子哩。”

船长说：“传说，这女子的丈夫在江上打鱼，遇风浪翻船了，女子就抱着孩子，天天站在峰顶眺望，不问秋冬，不畏风雨，一直站至如今。”

毛泽东哈哈笑道：“中国的神话传说总是美丽无比的，你看这神女站了几千年了。”他看着田家英，“还记得宋玉的《神女赋》吗？”田家英点点头以为主席要考他，张口就要背诵，主席却先背起来了：“夫何神女之姣丽兮，含阴际之渥饰。披华藻之可好兮，若翡翠之奋翼。其象无双，其美无极，毛嫱鄣袂，不足程式。西施掩面，比之无色。”其实谁也没见过神女，但经过宋玉的浪漫语言描绘，竟成为后世骚人墨客无限的题材。”

田家英说：“主席两年前就写神女了，‘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总有一天，三峡大坝建起来了，这儿变成平静的大湖，神女也要惊叹世界变化之巨大呢！”

毛泽东又用望远镜兴致勃勃观察起来：两岸悬崖壁立，奇峰连绵，山重水复，峰回路转，与长江一水相通，舟行江中，巫山十二峰历历在目，青滩泄滩等处，更是江水湍急，漩涡相连。

毛泽东看着看着，往事不由得涌上心头。五年前他从武汉登上“长江舰”，向东顺流而下，他就是拿着这望远镜瞭望滚滚长江，时不时凝视长江水利局林杉送去的三千里汉江地图。那一次，他算是了解了长江，了解了长江的许多问题和知识了。

这时，他从望远镜中看到江中心突出一块大石头，直冲而来。说时迟，那时快，舵手稳操舵把，灵巧避过，大石头擦着船边掠去。

“这石头能不能炸掉？”毛泽东回过头又看那大石头，走远了，他又拿起望远镜，好像要立刻找出答案来。

船长把一切看在眼里：“要炸，解放后已经炸了不少了，今后还应继续炸。”他回答着毛泽东。

“有些地方航道仍然不好，在三峡修一个大水闸，又发电又便利航运，还可以防洪、灌溉，你们赞成吗？”毛泽东对船长问道。毛泽东遇事爱听群众意见，集思广益。这时他很想听听船员们对修建三峡工程的看法。“我太赞成了，修了水闸，航道就更加方便了。”船长爽快地回答。

毛泽东仿佛突然想到了什么，眉头一下子皱了起来，伸手去掏出支烟来，见风大，点不燃，又放回去。吴冷西看看田家英，田家英看看船长。船长明白田家英的意思，说：“外面风大，主席，还是回舱里去吧。”

毛泽东往回走，说：“到三斗坪时，不要忘了叫我。”

毛泽东在舱里坐下来，吸了一支烟，才开口对吴冷西和田家英说：“这次在成都开会，印发了邹容的《革命军》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资产阶级办报纸，写文章都是不怕坐牢，不怕杀头的。”他看着吴冷西，“你在《人民日报》工作，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准备遇到最坏的情况，要有‘五不怕’的精神准备。这‘五不怕’就是：一不怕撤职，二不怕开除党籍，三不怕老婆离婚，四不怕坐牢，五不怕杀头。有了这‘五不怕’的准备，就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了。”

吴冷西不明白主席为什么突然讲起了这个，眉头皱了皱，但又不便问。田家英与他坐得很近，悄悄捏了捏他的手，意思是，听主席讲下去。果然，毛泽东又自顾讲下去了：“撤职和开除党籍并不罕见，要准备着。杀头在正确路线领导下大概不至于，现在的中央不同于王明左倾路线领导，也不同于张国焘。但对坐牢得有精神准备，共产党内一时受冤屈的事还是有的，不过在正确路线领导下终究会平反纠正的。一个共产党员要经得起错误的处分，可能这样对自己反而有益处。屈原流放而后有《离骚》；孙子膑足，兵法修列；司马迁受腐刑乃发愤著《史记》。我自己也有这个体会。‘敌进我退，敌疲我扰’的十六字诀是打游击时我的总结，当时并没有看

《孙子兵法》，后来王明左倾路线领导说十六字诀来自过时的《孙子兵法》，而反围剿打的是现代战争。这时我才找到《孙子兵法》来看。《孙子兵法》不过时，是一本好书。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也是这时看的。那时我被解除了指挥中央红军的职务，就利用空闲看了不少在红军走过的县城中弄来的书籍。我这一辈子，上上下下也有十多次哩。后来，终于被大家认识，遵义会议，周恩来、朱德和好些同志为我说话，我才又回到了中央政治局，又有了指挥红军的权力。”

吴冷西说：“中国有句话叫做‘三穷三富不到老’，就是说人一生要遇到不少的波折，主席讲的是这个理。”

毛泽东笑道：“认识了是一回事，做不做得到是另一回事。你怕不怕老婆离婚呀？”

吴冷西硬着头皮说：“不怕。我想不至于，如果我是受冤屈的话。”

毛泽东说：“不怕老婆离婚是指男的说的，对女同志说应该是不怕丈夫离婚。总之，‘五不怕’总得准备着。”

船长进来说：“主席，三斗坪快到了。”

毛泽东起身，说：“好，终于到了。船开慢一点，我要仔细看看三峡大坝的坝址。”

毛泽东走在前面，一行人来到船的右舷。

船长说：“江南岸远处一座高高的山峰，呈褐色的，就是西陵峡中最有名的黄牛岩。”

毛泽东接过望远镜，看了一阵，似乎看出点眉目，就指着顶峰石壁上那幅“黑人牵黄牛”的天然彩画说：“那就是诸葛亮在《黄牛庙记》中所说的大禹开江治水的黄牛吧？”

“是的。”船长说，“黄牛岩下的黄陵庙就是诸葛亮为纪念黄牛重修的。”

毛泽东笑道：“我听说那庙子早没人住了，破败了。好嘛，诸

葛亮在这里修庙，我们就在这里修坝。”

江峡轮慢慢驶到了中堡岛岸边。船长说：“这小岛原是和江南岸连在一起的。据老人们说，清初，这小岛离岸只有数丈远，离岸上岛，乘小船只需要撑上两杆。后来几次大洪水，小岛被冲刷得小了，离岸也就远了。不过，几百年来，小岛真的没有被洪水淹没过。谁也说不清这中间的原因。”

田家英说：“据说岛下全是坚固的花岗石，岩质硬度大，是修建巨型水电站最理想的坝基。”

毛泽东点点头，说：“周总理给我带回一块花岗石，说是从岛上钻出来的，很是坚硬。”沉思良久，毛泽东又说：“三峡很美，很壮观，是我们中国人的骄傲。但三峡地区是贫困地区之一，修了大坝后，要淹上几百里地。”

田家英说：“水位抬高了，这是不可避免的。但对三峡航运更有利。”

毛泽东说：“刘悦同志提出的移民问题很重要，要妥善解决。库区人民做出牺牲，不要亏待他们。周总理实地考察的结果是有说服力的，修大坝，一定要把准备工作做好。”

江峡轮离中堡岛慢慢远了。黄昏时刻，落日的余晖把一江春水涂成火红。毛泽东没有再提问，也没有再说什么，一直凝视着小岛，直到小岛与江水溶为一色，消失在视界之外。

田家英跟随主席多年，似乎还没有发现过主席的心情有如此矛盾。他是最先知道主席要修三峡大坝的，也是最先看出主席在这件事情上犯难的。为什么？为什么？他陷入了深深的思考。

晚上，田家英在日记里写到：“毛泽东是时代巨人，他面对的长江是有形的，他感到了长江巨大的威慑力量，如果也把长江比作巨人的话，那么这应该是两个巨人的较量，这是吸引着无数追随者的领袖人物的超人魅力同大自然的较量，是敢于藐视巨大困难，甚至破坏一切的意志力的搏杀！结果呢？长江三峡给毛泽东的，除了

浪漫主义的诗意外，就是这种威慑力。神奇无比的大自然使他的头脑再一次冷静下来了。原来他在重庆歌乐山林园寻觅的，正是要找回当年重庆谈判时与蒋介石交锋的那种智慧、信心和力量，用这一切去冲击三峡。结果他立在峡江石壁面前，没有像长江水那样勇往直前，奔流到海不复还。他犹豫了，退缩了，这位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才讲‘五不怕’精神呀！他的退缩是一件好事，是他一直倡导的实事求是的胜利，是他身上人民性的胜利。”

毛泽东过三峡时，三峡里的珍溪人正在忙着，全然不知道毛泽东与他们擦身而过。不过他们正在干毛泽东号召的事。

珍溪区区长郝铁军为建万头猪场，在枫叶岛上砍了几天树，押着船回到珍溪。船一靠岸，他就兴冲冲往区政府赶。还没走拢，就听见鞭炮、锣鼓声齐鸣，朱大福光着膀子在擂鼓。郝铁军心想，这大跃进年代，洞中才数月，世上已千年。看来自己才去枫叶岛几天，又出新鲜事了。

朱大福看见区长回来了，大声喊：“区长，成立人民公社了！”

“人民公社？！”郝铁军大吃一惊，“这么快呀！”他看墙上贴着各个乡送来的喜报，心想一乡的合作社合拢来就成了一个人民公社了。

朱大福说：“那还不快？你吃一桌酒，我吃一桌酒，桌子拼拢来，酒肉大伙儿吃！嘿，大跃进，人民公社，公共食堂。你看报纸没有？河南全省成立人民公社，那大锅饭吃得才来劲呢！肥肉烧酒穿肠过，共产主义呢！”

郝铁军想不过来，说：“等会把万头猪场的图纸给我拿来，我看一看。”

郝铁军回到自己的寝室里，打水抹了身子，炊事员给他下了一碗面来吃了。天黑下来，他点了油灯看万头猪场的施工图，朱大福推门进来，把一封信交给他。信是拆开了的，显然朱大福先看过

了，郝铁军心里有些不快。

朱大福说：“县委来信，号召全民大炼钢铁，为了‘1070’。”

郝铁军把信扔在桌上，皱着眉头说：“这万头猪场八字还没一撇，怎么又要大炼钢铁啦？”

朱大福说：“县委的精神我吃透了，要‘超英赶美’，钢铁元帅不升帐咋个行呢？”

郝铁军为难地说：“我们珍溪划船的有，种田的有，可就没有炼钢的工人呀，更不要说工程师了。”

朱大福不以为然：“那有啥难？补锅匠扯风箱都能把铁板化成水，我老子是打铁的，我从小就跟爹抡二锤，我就是个工程师！”

郝铁军笑着说：“你真是不知天高地厚！”

朱大福说：“你别笑，珍溪街上骟猪匠都敢给人开刀了，还是妇科呢。这个年头，‘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什么事情都要鼓足干劲，力争上游！”说着，他唱起了一支歌：“五年计划看三年，苦干三年看头年，赶上那个英国用不了十五年，嗨吼嗨吼嗨吼，十五年十五年，嘿嘿十五年！”唱完，他又说，“这几天，你去枫叶岛了，没看报，连宋庆龄也在自己的院里垒起鸡窝炼钢呢。”

郝铁军说：“好啦好啦，你去把这些天的报纸给我找来。”

朱大福没动，他突然发现墙上有幅画，画的是枫叶岛的水碾房。画是被撕破后又补好的。他心里顿时酸溜溜的：好呀，郝铁军，你呆在枫叶岛不回来，原来是迷上那小寡妇了。

他心里想着嘴上就说出来了：“区长你是迷上那小寡妇了吧？”

“谁？你说什么？”

“金竹。”

“去去去，不要乱说。”

“哎哟，我错怪你了，这画是金笛的。”

“金笛画的又怎么样？”

“嘿嘿，区长，不要怪我说你的思想跟不上形势，原来你是受了

那位资产阶级小姐的影响呀！”

“人家算什么资产阶级？不要乱扣帽子！”

“区长，注意一下影响，群众有议论呀，这是立场问题，危险呀！”

郝铁军火了，瞪大眼：“你还有完没完？去去去！”

朱大福一边往门房外走，一边说：“算我没说，我也是为了你好嘛！”心里却说：“老子巴不得你出了事才好呢！”

这一晚，郝铁军把近几天的文件报纸都找来看了，才知道形势真的是发展得太快了，快得自己的思想一时转不过弯来。他到半夜了才睡下，天刚亮就又起床了，稍稍洗漱一下就出了区政府，来到街上的铁匠铺。这打铁的吴老二是个单身汉子，一生只干两件事，打铁，喝酒。打铁是清醒的，其余的时间都是醉醺醺的。甚至打铁时也有喝醉的时候，可那时打出的铁器更好，好看，耐用。郝铁军走进铁匠铺时，伙计正拉风箱，炉上的炭火燃得熊熊的。吴老二从谷草堆里爬起来，老远的就能闻着他一身的酒气。

“郝区长，你也来我这铁匠铺子走走？”吴老二说。

“吴老二，我是来跟你学打铁的，你收不收我这个徒弟？”

“你是区长，大领导，别跟我开玩笑。”

郝铁军脱了衣服就去操大锤，吴老二也去拿起抱钳，从红炉里夹出一块烧得红红的铁件，搁上铁砧。郝铁军一锤一锤地打起来。铁花乱溅，一会功夫，一把锄头就打成了。

吴老二嘿嘿笑着说：“区长，看你不出来！”操过身边的酒坛子猛灌了一气，递给郝铁军。郝铁军推开了。

“你这炉子可以炼钢不？”郝铁军问。

“炼钢？！不行不行！”

“为什么？”

“我这炉子小，铁一多，温度就得升高，还没等铁水熔化，我这炉子就烧塌了。更何况，风力也不够。”

“做大风箱呢?”

“风呢?靠人拉?除非你去把铁扇公主的芭蕉扇借来!”

郝铁军打了一阵铁,在街边小馆子胡乱喝了点稀饭,觉得心里烦躁,就又上了枫叶岛。他一直走到了学校。他不是来找金笛的,他来找彭启东校长倒苦水。谁知彭校长见他来了,倒高兴地先说开了:“郝区长呀,你来了,我正要去找你呢!”

郝铁军一愣,说:“岛上是出了事了吗?”

“看你想到哪里去了。昨天你走后,我们开了一个会,决定在岛上办钢铁厂。”

郝铁军惊愕得瞪大了眼睛:自己才走一天,这岛上的人疯了??

“全国人民都在为了‘1070’鼓劲干,我们不能袖手旁观。岛上有树,燃料不缺,家家有铁,搞它个高炉遍地冒烟,把指挥部设在学校里!”

“沸沸扬扬,那不吵了孩子们?”

“学生放假,参加炼钢,老师也参加。全民总动员,一个也不落下。”

郝铁军笑着说:“彭校长,你可真敢想呀!”

“不是我敢想,现在是个出奇迹的时代。苏联的卫星上了天,我们的小麦亩产也放卫星,湖北麻城县的小麦亩产三万六千斤呢。你信不信?我信!我相信毛主席的话,超英赶美,要不了十五年!”

“彭校长,你懂炼钢吗?”

“什么事都是人干出来的,不懂可以学嘛!”

“你真要炼钢,就去把珍溪街上的铁匠吴老二请来当顾问。”

“吴老二是个好把式,我想到了要去请他。”

这时金笛走进来,郝铁军问她:“金笛,你看是我老还是你父亲老?”

金笛不明白地看看他们俩,然后摇了摇头。

郝铁军说:“彭校长呀,面对这突然发生的一切,我为什么总感

到心里不踏实呢？前几天才说搞万头猪场，昨天成立了人民公社，今天又要大炼钢铁了。我是区长，跟不上群众的步伐，我是不是老了呀？！”

彭启东哈哈大笑，说：“郝区长，走走走，村里正要开大会，你今天来参加，真是太好了！”

正说着，村长进来了，说：“彭校长，人到齐了，区长也来了？”

于是，他们来到学校外面的会场，果然，岛上的人能来的都来了。坐在前面的是高龄长者，都是岛上德高望重的人物。

村长先说了几句，要郝区长说。郝铁军说先听你们的，村长就要彭校长说，彭启东起身来向众乡邻拱一拱手，朗声说道：“自‘湖广填四川’，我们彭、冉二姓迁至岛上已经三百年了，如今有了第十五代孙。我们彭、冉之家的子孙从来深明大义，分得清是非曲直，家事国事天下事那是由小到大的。锅里有碗里才有的道理是人人都懂的。没有了国家，自己的小家就不复存在了，国家建设好了自己的小家也就富裕起来了。日本列强侵占我泱泱中华时，我们彭、冉二姓举家义卖，卖房，卖田，供应炮兵连的弹药、军饷，支持子弟兵抗战，硬是没让日本人从这里过江，也没让他们踏进这岛子一步。可我们是整整献出了三十条生命啊！彭、冉二姓向来就有‘以命承诺，舍生取义’的行为，现在又是我们表现勇敢行为的时候了！我们要‘东风压倒西风’，要‘以钢为纲’。因为钢铁元帅不升帐，各行各业都搞不好，建设社会主义就是一句空话。因此，我们就要全民炼钢！炼钢要矿石，要燃料。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岛上没煤，没铁矿石，可我们岛上有树，家家都有有铁器。”说到这儿，彭校长望着大树上吊的古钟，满怀深情地说，“这口古钟有三百年了，是我们把它献出来的时候了。三百年前，我们的先辈从孝感拖来了两口大钟，一口在打日本时砸成铁块给游击队做地雷了，留下这一口，村里有了大事就敲它。它声音响呀，连长江两岸都能听见。可毛主席说：‘到了那个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和我’

们打了，世界也就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为了那个时候的到来，我们彭、冉二姓还有什么牺牲不可以作出呢？”

彭启东讲完了，其实是讲不下去了。会场很安静，谁也不说话。前排几位老人的嘴唇动了动，可没人说出话来。大家是激动啊！郝铁军从这黑压压的场面，从彭启东的话中，感到了一种正义和大气。

彭启东见众人无话，就朝着金笛喊：“金笛，把刀给我！”

金笛一愣，随即拿起桌上的一把菜刀递给父亲。郝铁军不明白彭启东要干什么，只见他接过菜刀，大声说：“为了炼好钢铁，我彭某割须明志！”话刚落，那一大把胡须一刀也就割下来了。彭启东喊道：“公祭开始！”

早已准备好的猪头端上来，点燃香，男女老少一齐下跪，向祖宗牌位磕头。

砸钟开始了，几个赤臂小伙抡起大铁锤，狠命地向大钟砸去。巨响震天动地，撼摇人心。人们流泪了。郝铁军也流泪了。

当天晚上，枫叶岛上的土高炉就开始炼钢了。一片片的树林被伐倒，家家户户献出的铁锅、锄片喂进了贪婪的高炉。一片人欢马叫声。连几家报社的记者不知怎么得了消息也在当晚赶到岛上采访。

没去参加炼钢的有两个人，一个是金竹，一个是张昉。这天晚上，张昉出门来瞧出了什么事情，发现沙滩上跪着个人。走近了去看，原来是金竹。她垂着头，像是在祈祷。张昉忍不住问：“你在干嘛？！”

金竹惊醒，从地上爬起来，说：“我心里发慌。”远处的火光映红了她不安的脸。

张昉看看远处的火光，又看看她，问：“他们不睡觉，在干什么？”

“炼钢，全村的人都动员起来了。只怕要不安宁了。”